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四

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為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呂欽若等曰陽秋即春秋也晉杜太后諱春秋因而改焉）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緣别築

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宫之義

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
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
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後叅高祖中軍事
入補尚書度支郎時太廟鴟尾災壽謂著作郎徐廣曰
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
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
致恭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

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修情理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

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恩施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之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

雖為太祖常存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明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時其統而不絕也

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端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宜豈可順而不繼故臣子

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毁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早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

徐廣仕晉安帝隆安中爲司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壓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從齊衰三年服從廣議

王淮之為黃門侍郎武帝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

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裴松之為中書侍郎時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庾炳之未到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官無外名器既

正則禮亦從之且令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懐所見宜執吏禮從之

傅隆爲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

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賔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懲勸無不本乎禮而後成由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其流廣其體大其義精非夫睿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捜集殘文其軆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别幹故

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炳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殊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駮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輿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

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徐道娛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六年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不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云駕蒼龍載赤旗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黄文極於此無白冠則冠履纂舃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常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

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准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娛啟事以士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士令之文今書舊

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秋夏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

殷景仁為侍中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元嘉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

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籍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啟厥詳文母俔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恩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

私奉天統者毎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矩帝從之

何承天為率更令領著作佐郎元嘉十六年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輙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於禽獸者耳竊以為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

閫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治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宜後為御史中丞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奏尚書刺海塩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塩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大學

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
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公主咸
用上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
禮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邃之顔測殷明王淵
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
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至於為
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
德三公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塩公主體自宸極

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愽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伏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緦縗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

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猒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衞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猒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

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荅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帖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引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顔測殷明何挨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準遂上背

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兹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詔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徐爰以孝武即大位爲尚書右丞奏議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

初甘泉河東𥡴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制舊章畢新南驛閑塗陽路修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午地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

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爰議謂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享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横取佗子為嗣為人裔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

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陸澄爲太學博士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已巳有司奏故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准輙下禮官詳議澄議案禮有成人之道則不爲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遠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須爵首而可服以殤禮尋議無名證卻使秉正更上證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名器

故贈公者便成公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命不為吉凶殊典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不殤之制若用喪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祭尋澄議既無晝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惟施臣子而已詔可後為通直

郎兼左丞明帝太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邱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令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王儉之為太學博士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

葬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
公除時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當依舊更服為
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脩之議尊卑
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
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衰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
之議雖脫衰襲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
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
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

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哀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謂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

孫谿之為太學博士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谿之議曰春秋

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惟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嗣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籍有由故也始封

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
司存所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王爕之為博士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
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爕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
宫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
通閡為允帝從之遂為後式今請依乘輿不湏差降制
曰可二妃乘翟車以赤為質駕二馬九嬪已下竝乘犢
車青幰朱網絡

朱膺之領儀曹郎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撿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

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

孫武為博士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准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

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摽比竊所允安謂開許以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虞和為太學博士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和與領軍

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三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澄官為斷今永陽國臣

自應全服王於傍親宜從殤禮詔和等議爲允至明帝泰始五年爲國子博士十一月有司奏案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准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婚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遷遺又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皮與不下禮官詳依

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慱士斐昭明議
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十端也儷兩
也皮鹿皮也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
各皮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
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
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
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
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

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章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也兼國子博士虞龢議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璋宜仍舊各一也參詵和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為允詔

可

司馬興之為太學博士大明五年閏九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竝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舉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梓棺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更學官擬

禮上興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禮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服吉惟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倂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享之禮簫管鹵簿之衞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故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以制服成喪虛縣中寢亦足以甄崇冡正標明禮嫡矣晏𥚃議皇太子期服內不合作樂鼓吹又興平國解稱國子表愍孫毋

王氏應除太夫人撿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
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
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彦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
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參議以興之
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王慶緒為博士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
生陳貴妃主在内相見又應何儀慶緒議百僚内外敬

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旣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問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参詳依休仁議爲允詔可

周山文爲太學博士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制下禮官正議案庶母慈母亡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亦

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祭議

並同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五

南齊王遜之仕宋為尚書左丞順帝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黄五輅無大輅戎輅遜之議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

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輅周革輅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輅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逮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夫必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輅即大輅也太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輅九旒時乘黃無

副借用五輅天朝臨軒權列三輅

王儉為左僕射高帝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儉議

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

敬之義宜為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牓題本施至極既

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牓

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牓宋初

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牓何承天執不同

即為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

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并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云是年有司奏郊祀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祀復在何時未郊得先祀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祀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

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十月俭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

又按禮及孝經援神契竝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愼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

以文王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

獨斷曰祠南郊禮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常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其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

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齊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畧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上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黄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辛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謂人當齋戒新身也漢魏以來或

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龍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

明堂尋禮無明文惟以孝經為正切謂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明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内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四年世祖即位儉為尚書令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數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

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闕八座丞郎博士議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帝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天地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奏依丞相衡議還依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撿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孝武即位明年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厥後仍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

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是年司空褚淵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儉議依禮娟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禀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儉啓案禮

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於天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

必候啓蟄史官惟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即列於省前望

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是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礙不曹檢未有前准檢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惟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後漢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

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嗣凡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儉議周禮春入學舍釋菜合舞學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

陸納車武子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也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以師資禮同上公即事惟允裴松之議應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儛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

奠車駕幸聽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元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元冠於阼以著代也醮

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
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據此而言彌與鄭注義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
則皇帝臨軒司徒戎事之所乘犧牲璽握之所薦豆冝
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故還尚其
行運之色今既無善律則大蔡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
善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太子僕周顒議三代姓音古
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方

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宫商而更述皇代之律呂而云當今無吹律以定尚宜附漢以從闕耶皇朝本以行運為尚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無不依遵聲以為尚散騎常侍劉郎之等十五人並議駮之事不行

蔡履為祠部郎永明三年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存簡省制故郊堂共日來年郊

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蒉議漢元朔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畧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月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祭祀之日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説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辰良而不祭寅丑且

禮之奠祭無同共者惟漢以朝日合於報天耳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日於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配以文武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豫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

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某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郊天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又夜漏未盡七刻進熟明堂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

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同日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

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
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而不共者義在必異
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一
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
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
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
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
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

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
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
兆禋天饗地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
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惟南郊備大駕自北
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
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
立明堂惟據自郊徂宫之義未達祠天旅帝之旨何者
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

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宏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衮冕之服諸祀咸同詔可

何諲之為太常丞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

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竝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鄭元之議鄭元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

也凡在懇稼咸存灑潤五行説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桒悳度議尋鄭𤣥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兹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觧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

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亥則用已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議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于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

耕鈎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列祖寔書辛未不繫一辰徴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正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所遷的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六年譚之議令祭有生

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外魚腊膚肉用
鮒十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
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
尋商量旨裁截脡義在全貿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
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亦
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元酒而俎腥魚玄
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
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

諲之議不行後為祠部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廷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祭之有主孝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外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

召板相似事見於儀注

王晏爲右僕射永明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裔奏故太子祔太廟旣無先准撿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王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旣畢隂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庾曇隆爲通直散騎常侍明帝建武二年上啓伏見南郊壇圓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撿案經史無

所准尋周禮祭天於圓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竝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正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休息太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徃年工匠遂起立瓦屋前代皇帝豈於上天之祐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矣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

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大雩俯愜群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特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帳瓦之構雖殊具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郊國有故而祭亦旅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揄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

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行宫望拜息殿去壇
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宫謂無闗簡
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
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文之
設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闗於宗廟古則張幕
今則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氊案何為不轉
製撝甍嶽隆議不可
蕭琛為尚書左丞永泰元年有司議帝初立應廟見不

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虞謁之禮琛議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册豈有正位居體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服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以二漢由太子而嗣位

者西京七主東都六帝其昭成哀和四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明章五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説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即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祭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不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不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循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

又更謁廟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徐孝嗣為尚書令永泰元年奏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永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惟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

每加𨢆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味其禮重
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於經文
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寔
為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
又象判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
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三有違旨趣
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

復別有牢燭彫費乎飾亦虧釁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功治要嘉禮實重宜脩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又於事為元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別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叅議並同奏可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八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姜介熙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六

梁何佟之初仕齊為祠部郎武帝永明十一年奏議曰按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是相對之稱乃知古

祭社北向設位齋宫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宫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齋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宫立社壇東北南向立以東為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

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按奏事御改定儀注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美求幽之義魏世泰靜使社稷别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郇上頹基商卯餘樹

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徐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相向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

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祠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祠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黒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别位非接對之時也按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於社杜預云責群陰也社陰氣之盛也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

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按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論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亦乖歟魏漢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禮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明帝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

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初鬱林王隆昌元年有司奏祭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武皇帝配佟之議周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耶

今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世不毀其文廟乎詔可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武皇帝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三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為名立義生自古之制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㩁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税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慼乎且晉景獻皇后喪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

無違後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
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
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如常式給
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濟議曰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
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
耳武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于性
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眷祗禮
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偃同

陶韶議太常沈淡同李撝議國子博士劉謦等同謝濟議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歷御寓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禮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一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是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

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
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
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
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
皇后六服惟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蔽以朝鄭以
翟蔽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
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
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惟無五牛旗為異

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桀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殂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宜也尋齊初移廟宣神主至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東廟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宜依准也從之是年旱有司議雩

祭依明堂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源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百源必先祭其本又尋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

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雩漢時皆以孟夏得雨報大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時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惟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

既是五帝之佐依鄭元說宜配食於庭也鄭元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辯東西尋帝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按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焉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經四丈周十二丈而四陛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

祭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惟有冬至報天初雖無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䑓樂至于旱祭舞雩蓋是嗟呼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

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
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得取舍之宜也司馬
彪禮儀志云雩祀者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
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
從之
是年佟之又奏按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
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
犢禮地方澤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隂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玄云地隂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如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圎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設重黎之座二三乖殊懼虧盛則

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
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
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
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說豈不合符衆議為允從之
永元元年佟之為步兵校尉奏議曰盖聞聖帝明王之
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
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

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

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冬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返祀方明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孫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嘗於

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甞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又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月夕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

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次不復言背也佟之按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右草創舊

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切惟皇帝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於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

次衮冕者也切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
任非禮局經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按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后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
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
肅云祖宗是廟不毁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

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義先皇於武皇倫則弟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座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

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惟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終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言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搞議則此二篇皆

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祖文王宗武王韋貽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葢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功武亦有大德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一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而為

言無的之內其禮既啟故祖宗竝配祭議以佟之為允

詔可

高祖天監元年為尚書左丞是年皇子統立為太子其

母丁貴嬪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王儲所生不容無敬

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

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以謂母以子貴義著春

秋皇太子副二震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

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

之道也今皇太子聖春在躬儲禮夙備于貴之道抑亦有舊章王侯妃主嘗得通信問下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二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閣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所同百官報問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

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
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為夫人則禮
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
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
典尋前代始置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
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例況母儀春官
義絕常等且諸妃作配率繇盛則以婦踰姑彌如從序
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為太

子言則稱令

三年佟之奏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元太司勲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猶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竝及功臣有乖典禮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

是年佟之又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

按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

服絳緣領神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
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
之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
毀未詳所送佟之議禮祭服弊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
其珠玉以付中署明山賓為治書侍御史掌治吉凶禮
天監四年尚書大丞何佟之議按禮未祭一日大宗伯
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牆之防而
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比代人君不復躬牽丞

相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省牽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大祝方執珪瓚祼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身祼禮太尉既攝位寔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大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無

尸祼神將安設侑之曰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
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
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侑之曰祭
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今既存尸求食之獻則祼鬯之
求寔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宜依禮草奏未報
而侑之卒後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侑之既不復存宜從
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牲太常任
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祼酒三刻施饌閒中

五刻行儀不辨近者臨祭從事寔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辨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况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或離戕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褧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

五年山賓議樽彛之制祭圖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彛名竟無

其罍直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寔鷄彛祼重獻不容
共樽宜修彛器以備大典按禮器有六彛春祠夏祠祼
用鷄彛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
用二彛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修其二春夏鷄彛秋冬
斝彛庶禮物備也帝曰鷄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
代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
年乖舛按象彛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本生於火宜以
象彛春夏兼用帝從之

是年山賓奏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頊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月詔更詳議山賓以為二儀竝遵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謂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享及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竝依議

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

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

册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八